

## 曝光黑嘴子劳教所三大队对法轮功学员的近期凶残迫害

黑嘴子三大队被关押的多是老弱病残者，五十岁以上的占三分之二，恶党鼓吹什么“人性化管理”，暗地实施的却是灭绝人性的管理方式及残酷的迫害手段。主要迫害手段有：酷刑转化、非法加期、非法奴役、非法搜身等。

### 酷刑转化：殴打 电棍电击 绑死人床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六大队解体，原六大队生产大队长恶警刘瑛，调入三大队任副大队长，负责所谓“思想转化”。刘瑛调入三大队的同时，带去一张专门迫害大法学员的“死人床”，床面是用不到二厘米宽的铁片横竖交叉编成的网状，铁片间的空隙约十四厘米。

因法轮功学员程士云（五十多岁，农安县人），陶秀芝（五十多岁，图们市人）等严正声明高压下被迫写的背弃法轮功的保证作废，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恶警将程士云、陶秀芝二人带到管教室，关上门，刘瑛、刘冬艳、臧丽等六七名警察一起围攻，毒打程士云、陶秀芝，打够了，把陶秀芝绑在“死人床”上，陶秀芝左腿麻木，疼痛难忍。绑完陶秀芝又绑程士云，程士云大声呼救，被刘瑛、刘志伟用抹布堵在嘴里，再用胶带把嘴粘住，憋的喘不上气。程士云被绑躺在凉铁片床上两天两夜，饥寒交迫，痛苦难以想象。

十二月十日，因全体学员要求停止迫害程士云，并写信向值班所长田元反映情况，恶警破口大骂，将法轮功学员陈虹玉叫到管教室。刘瑛、生产大队长姜丽君打陈虹玉嘴巴子，陈虹玉的嘴唇被电的起泡，脖子被电红。

陈福云，六十岁，松原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因写严正声明，被恶警刘瑛、臧丽等人绑死人床，二十三日早，大队长申明莲、姜丽君对绑在床上的陈进行威胁、恐吓、辱骂、并用手掐陈的脸。陈被绑一天一夜。

白云，六十一岁，吉林人，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刘瑛、刘冬艳、臧丽等五六个人群殴、围攻、辱骂、

**死人床**也称“大字板”。将学员捆绑在一张特制的硬床上，将人四肢抻直到极限后固定在床栏上，呈五马分尸



状，一绑至少数日，其间不许松绑，如果长时间不放下，轻者四肢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重者人就会活活捆绑受累而死。恶警曾直言不讳：这就是人间地狱。

◇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位于长春市南关区南环路，是吉林省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邪恶黑窝。劳教所原设有七个大队。从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被迫害人员最多达五千多人，每个大队有近千人被迫害。但在二零一零年之内，解体了三个大队：一大队、六大队、七大队。现在整编为四个大队，原五大队改为一大队，每队关押迫害二十几人，共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现在被迫害，恶警人员有三百多人。面对即将解体的厄运，黑嘴子劳教所不甘自灭，垂死挣扎，气急败坏的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

### 三大队酷刑演示图



打耳光、扇嘴巴子，拳打脚踢，踢腿、踹小肚子，踹的小肚子疼痛难忍，小便旁边被踹青了；扒掉衣服电击身体，后背电的没有皮了；额头上起了鸡蛋大的包。当时打的叮咣直响，恶警怕大家听见，把车间摘掉的门又安上了。白云被打的忍不住叫，恶警用胶带把嘴粘上，打累了，又把白云绑在死人床。三月九日恶警又将白云绑死人床，上下两头抻直，企图迫使白云放弃修炼。白云被迫害的小肚子和腰疼痛难忍，腰直不起来，眼睛看不清字。

王利琴，四十九岁，抚松县人，二零一零年九月入所当晚被恶警刘冬艳叫到办公室，刘对其眼眶猛击一拳，打的王利琴眼冒金星，天旋地转。刘用电棍电击她的左脸、眼睛、胸部等要害部位。王利琴被电的眼睛充血，眼皮青紫，眼睛肿的象皮球。恶警怕恶行曝光，把王利琴关在禁闭室，不让她远道来探视的家人接见，并且天天给她放诋毁法轮功的文字、光碟等给她洗脑，之后又让王在车间干最重的活。三个月过后王利琴的眼眶和眼皮还是青色的，鼻子总是不透气。（转下页）

## 纪念“四·二五”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 ——法轮功学员王影揭露黑嘴子劳教所的酷刑折磨

【明慧网】（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午，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多伦多中领馆前集会。如同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发生在北京的万人上访，他们没有激烈的行动，没有喊口号，而是理性平和地向路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近十二年的迫害，并呼吁世人共同制止这场迫害。



十二年前，法轮功学员为讲清真相、阻止迫害进一步升级，三三两两地赶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访，有人估计，最终的上访人数达两三万之多，中共文件也承认有一万人。这次和平、理智的维权行动被江泽民、罗干一伙构陷成“围攻中南海”、“搞政治”，作为发动全面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借口。长达十二年的迫害现在还在中国发生着。

来自长春的法轮功学员王影，去年底十一月到加拿大多伦多。她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遭受中共邪党三次拘留、一次监视居住、一次劳教的迫害。集会上，

她讲述自己在黑嘴子劳教所被恶警凶残折磨的事实。

在两年的劳教期间，恶警们采用了各种恶毒的方式和强制手段逼迫她放弃修炼。她说：“黑嘴子劳教所对待法轮功学员的第一顿杀威棒就是电棍，为了显示她们的淫威，恶警们手里几乎时时握着电棍。稍有不如意就会电棍加身。不但用电棍电击，还逼迫我两腿双盘、双手背后，从早晨她们上班一直盘到下班，中间不许松开、不许挪动也不让上厕所。由于剧痛导致心慌、气短、头晕、恶心、呕吐……只能依靠身体轻微地不停摇晃才能稍稍缓解一下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后来，恶警又变了新花样，把王影四肢呈“火”字形用皮带紧紧固定到一种用铁条编制的让人生不如死的死人床上，还对她进行灌食折磨。每次灌完，满脸都是喷溅出来的鼻血、食水和黏液。到迫害十三天时给她松了绑，此时的她两条腿没有一点知觉，两只胳膊端着，不能屈伸，面无血色，瘦得皮包骨，表情呆滞，当同修看到她被迫害的惨象都忍不住失声痛哭。

王影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我被劳教的七百多个日日夜夜，身心的摧残和迫害的惨烈是用语言无法表述的。迫害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但那痛楚的感觉仍然感同身受，这样惨无人道迫害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好人，坚持自己的信仰。”



图为法轮功学员王影

（接上页）夏桂珍，六十四岁，长春市人。二零一零年八月入所后恶警大队长申明莲强迫其转化，夏桂珍不配合，被恶警姜丽君用高跟鞋狠狠踹了一脚，导致夏桂珍半个月不敢走路。二小队管教臧丽对夏桂珍天天施压，恐吓，强迫其转化，不顾其年老体弱让她跟年轻人一样干活，并额外让她干更多的活迫害她。

赵桂华五十六岁，柳河县人，入所时经体检有心脏病，骨质增生，脊柱变形，坐骨神经痛等病，不能正常行走。二零一零年七、八月及十二月八日两次被恶警刘冬艳、臧丽、姜丽君和刘瑛拳打脚踢，十二月八日遭训斥、围攻并被踢倒坐在地上。赵桂华身体瘦弱，瘦的皮包骨，还被逼到车间干活，想靠椅子歇歇，被恶警于丽娜训骂不准她休息。十二月三大队搬到旧楼，赵桂华经不住折腾，腰又受了伤，此后卧床不起，小便失禁。农历大年前九次体检应所外就医治疗，劳教所不准保外。直到年后正月十四才让家人接回。

**非法加期：**不写思想汇报每月加期二天，不答各类邪党试卷每次加期十天（包括污蔑法轮功的试卷，所规所纪，及其他试卷）；拒绝按规定内容填写个人总结者，到期不予办理解除劳教手续，加期十到三十天甚至更多。

**超时奴役：**恶党恶警为牟取暴利，不顾学员的身体状况，不论残疾与否，一律制定大量的生产定额，完不成就

不让睡觉，迫使学员加班加点生产。

**非法搜身搜号：**每周一次的大搜查。恶警邹霞、王雷每次将学员的衣服一件件的脱，直到内衣内裤，严重侵犯人格尊严。为了便于监视学员的行动，不顾数九寒冬把寝室的门都摘掉。

**限制如厕：**上午八点后至下午四天前，只有中午十一点一次如厕时间，其余时间不准许上厕所，尿频者在车间备尿桶。晚上八点至早上五点半在寝室备尿桶，不许上厕所。在规定的几次上厕所时间外，厕所白天晚上都上锁。劳教所不把人当人看。

### 三大队恶人榜：

**申明莲：**47岁，大队长，负责实施整体迫害工作。

**姜丽君：**47岁左右，副大队长，负责生产劳动迫害。

**刘瑛：**49岁，副大队长，负责思想转化，大搞酷刑严管。

**刘冬艳：**30岁左右，干事，打手。

**于丽娜：**40岁左右，生产干事，参与协助劳动迫害。

**邹霞：**40~50岁，三小队管教，侵犯性搜身，程度恶劣。

**臧丽：**40多岁，二小队管教，爱动手打人。

**刘志伟：**一小队管教，参与迫害。

**邢琪：**25岁，参与迫害新入所的学员。

**王雷：**40多岁，三小队管教，参与搜身严管。